



落在父亲心头的雪

□作者:李拴伍



几天的酝酿,天终于在晚上悄然落了一场雪,院子被雪映照得白亮,父亲早早地起来,打开房门那一瞬间,他心里乐了,脸上挂上了久违的微笑。院子中,父亲用脚试了一下雪的厚度,竟然过了脚面,他欣喜地喃喃道:“这雪下得好呀!”

接着,父亲喊:“伍,快起,扫雪了。”

孩子们在父亲的召唤下,一个个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出来。院子里热闹了起来,扫雪、打雪仗、堆雪人。麦苗盖上了雪,树枝上挂上了雪,门前的柴垛和屋顶也顶上了一层雪。恋家而住在屋檐下的麻雀,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了门前的核桃树枝上,用清脆明亮的叫声报告着田野和远山的银装素裹,村子被这场雪装扮成了雪的童话世界。

一条通往水井房的路被父亲扫了出来,轱辘和挑水担的吱吱声叫醒了农家的炊烟。

守了一辈子土地的父亲,对雪敬畏而期盼,雪落在大地,落在院内,落在门前的大路,落在田野山川,其实都落在了父亲的心上。

干冬无雪,父亲心事重重,进出门都显得不安,麦

田里转了一圈后,回家对母亲说:“麦地干得踏上去能冒烟,再不下雪就减产了。”父亲唉声叹气的样子,真让人有点儿担心。这场雪,荡去了父亲心中的焦虑,升起了生活的希望。

父亲盼一场雪,盼的是来年的希望。父亲说:“麦湿心,秋湿根。”只要有一层浅浅的雪湿了麦子,父亲就高兴。如果到腊月,天再不下雪,过年的时候,父亲就要写“一冬无雪天藏玉,三春有雨地生金”“瑞雪纷飞春意满,喜庆祥和福气来”这样的春联,期盼一场瑞雪或是透雨对麦苗的滋养,对大地山川的滋润。

炕是北方农家里冬天的空调,炕热则屋内温暖,父亲是这个空调的设计者和温度调节师。傍晚,父亲烧一次炕,到凌晨五点,孩子们还在梦乡中的时候再烧一次炕。下雪了,为了让炕热得持久,父亲有好多种招,在烧炕的柴草里添些晒干的牛粪,然后再添一些木屑杂物,这些混合物塞进炕洞后,火力会慢慢地释放,屋里永远保持着热,躺在炕上,身心熨帖,热而不燥,永不上火。坐在热炕上,就着芥菜,吃着母亲的玉米糝子饭,那便是简单而珍贵的幸福。

落雪了,牛和羊也会享受到父亲的特殊待遇。“家有万贯,长毛的不算”,而在父亲心中,那可是“阴阳(指牛羊)不会说话,啥都懂。”是生命就得好好对待。艰难岁月里,牛羊撑起了家,拉车犁地,繁衍生财,父亲常年养着一头母牛和几只羊,基本上一年卖一头牛犊和三四只羊。父亲养牛养羊,生活开销有了,孩子们的学费有了,小钱攒成了大钱,还盖起了新房,生活也不断推向前进。

父亲给牛圈挂上了厚厚的门帘,阻断了冷风的进入,将牛圈的尿粪清理得干干净净,撒上晒干的细土,让牛羊卧得舒服。拌料用温水,不干活也要吃饱,一个冬天,父亲养的牛羊没有瘦反而更加精神。春节刚过,几只小羊便在院子里乱蹦,牛和羊成了家中成员,享受着贵宾待遇。

父亲走的那天下午,天落雪了,是那年的第一场雪。父亲隔着玻璃望见了飘落的雪花,缓缓地闭上了眼睛,安详地走了。雪落在了父亲遥远的灵魂深处,诠释了他的一生。

落雪有痕,父爱无限。每年,我都要盼一场浩大的雪。

未曾谋面的外婆

□作者:肖秋月

外婆若还健在,该有八十岁了吧……

或许同奶奶一样,会在屋后开辟出一方小菜地。那里有她亲手饲养的鸡鸭,它们排出的粪便化作滋养菜园的肥料。菜园旁有一口水井,为这片绿色天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灌溉之水。她虽然八十岁,但是腰却不向佝偻,用粗糙的手,压着铁锈斑斑的水泵,打磨着那同样粗糙的生活。我听说过她很喜欢种菜,所以我记得她大抵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。小小的菜畦里面,密密麻麻地种了十几种蔬菜,担心她的外孙们馋了,还专门留出一方地方来种下一棵柚子树。

外婆的头发,或许开过白花的芦苇,丝丝缕缕,透着岁月的痕迹。也应该有秋水微澜般的皱纹,一双凹陷的小眼睛却是双眼皮,在那稀疏的眉毛下面,闪着乡村女人的淳朴,可同时也暗藏一丝狡黠。她和邻居在田里吵架,扯着嗓子使劲地问为什么要占她的田坎,吵不过了,就一屁股蹲下哇哇叫地撒泼打滚;吵赢了,就拿起锄头兴冲冲地继续挖地栽种,嘴里还唱着“明天是个好日子”这类的让人“高兴”的歌词。我觉得她应该像个幼稚的“小孩子”,想骂就骂,想哭就哭。

她的胸前,或许垂着布袋似的干瘪乳房,随着身体的动作微微摇晃;臀部坚实而扁平,却又十分宽大,如同石碾一般。那双手,像干枯的树根,满是岁月的沧桑,却也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,撑起了整个家庭。外婆应该养了许多鸡,每天清晨总是念叨着丢了鸡,可由于她对数字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十以内,数来数去也弄不清到底少了几只。她心里明白,定是院子里某些人欺负她这个孤寡老人,可

她无力反抗,只能一次次加固鸡舍围栏。她碾磨豆子的力气甚至比驴要大,虽然一年四季那口大黑锅里煮的不是红薯就是四季豆,要不就是难以下咽的酸白菜,可她成功地把她的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并且结婚生子。我猜想她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女人,一个比我认识的所有的“有钱人”都还要伟大的女人。

然而,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外婆一面。我知晓的她的一切,宏观生活与微观细节,全凭母亲讲述。在她的人生里,我只是个倾听者。外婆在我出生前就因病离世,未留清晰照片,仅存的一寸照片泛黄模糊。小菜园边那座低矮坟茔,是她于世间的残留痕迹,时光推移,藤蔓缠绕,只偶现小块土褐色,似在轻诉过往。

我深知,我对外婆的所有叙述与追忆,不过是她真实形象的千万分之一。或许母亲并未将所有事情告知于我,又或许其中某些故事在岁月的流传中产生了偏差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,那就是我对外婆的爱。这份爱深沉而真挚,即便我们从未谋面,可她的血脉在我的身体里流淌,那股浓浓的亲情如纽带一般,将我们紧紧相连,这便已足够。

虽未曾与外婆相见,但在这世间诸多老妇人身上,我总能寻觅到她的影子——那份淳朴、慈祥、偶尔的小狡猾以及可爱。好几次,我漫步于街头,看到那些面容慈祥的老太太,总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她们的脚步,直至夕阳西下。

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,我在心中默默呼喊:“外婆。”而当她们缓缓回头,脸上绽放出那慈祥的微笑时,幸福的泪水便会悄然滑落……

爱的“配方”

□作者:赵自力

父母种了一辈子庄稼,他们话语不多,喜欢通过食物来表达爱。

我从小就喜欢吃鱼,母亲经常做鱼给我吃。平时还好说,到了冬季鱼就不多了。父亲自有办法,为了让我这只“小馋猫”吃到鱼,他学会在冰窟窿里钓鱼。在寒风中守着冰窟窿等鱼上钩,父亲说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父亲钓回的鱼,用小火煨炖,撒上姜末和蒜瓣,热气腾腾的鱼汤,喝一口格外舒服。天气寒冷,鱼汤很快就成了鱼冻,舀一勺放进嘴里,凉爽爽口、美味无比。

每年腊月,父亲都要想办法去捉鱼。把鱼塘抽干,穿上靴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巴里,能捉到泥鳅、沙里趴鱼等。如果运气好,还能捉到大黑鱼,肉多刺少,

炖汤特别好喝。当时天气寒冷,父亲的手被冻得通红,他却乐此不疲。参加工作后,每次回家父亲都要去钓鱼,然后做给我吃。吃着儿时喜欢的食物,总能吃出家的味道。

每年我家都要种些小麦,新麦收获后,母亲常常变着花样做各种面食。菜籽油炸糕是母亲最拿手的。她从来不用发酵粉,秘诀就是用老面。把韭菜切碎,和面团捏在一起,扯下一小坨放进油锅里炸。这样的炸外焦里嫩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

每一个重要的节日,或是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都要炸上一盆菜油糕,大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香气。记得我结婚那天,看着一桌桌饭菜,母亲却觉得少了点什么,非得去炸一盘菜油糕,一端上桌就被客

人们一扫而光,大家纷纷称赞母亲的手艺。“家有喜事,哪有不炸糕的!”那天母亲笑嘻嘻的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结婚后,我住在小城里,离家远了。母亲担心城里菜价贵,总是让父亲给我送菜。父亲每次进城,一挑就是一大担要转好几趟车,路上两个多小时。让人感动的是,母亲常常把菜做好,让父亲带来,如炸鱼和炒花生米,还有咸萝卜干等。母亲炒的花生米,酥酥的、脆脆的,吃起来自带一股清香。最近几年,母亲的视力已不如从前,花生米常常炒焦。即使这样,我也非常喜欢吃,一颗颗地嚼着儿时的味道。

父母做的食物,我非常珍惜,因为普通的食物里,加了爱的“配方”,变得美味无比。



惬意时光 周文静摄



落叶满径 熊军武摄

家有“安全员”

□作者:鲍海英

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只是认得一些字,但多年来,他像个咱家的“安全员”一样,对安全从不马虎,他经常告诫我们说:“安全无小事。”

虽说我也知道安全重要,但我和哥哥都没有遗传父亲的“安全基因”,平时在家用天然气做饭,打开的燃气灶头,我有时竟然忘记了关火,以致于有一次,我在客厅里看电视,等到厨房里冒出黑烟,我才发现锅里早已烧成了焦炭,差点酿出火灾。

我把燃气灶忘了关火的事,说给父亲听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随后在一次家庭会议上,父亲板着脸,给我和哥哥讲安全的重要性,那严厉的眼神,像是我犯了多大错误的似的,如果我不接受他的批评,他就像幼儿园的老师一样,抓住我的“小辫子”不放,见我一次讲一次,直到我承认了错误为止。

在对待安全上,父亲不像一个“大男人”,倒像是一个管事的“婆婆”,爱唠叨。有一次,我回老家时,恰巧手机没电了,于是我一边给手机充电,一边看视频。父亲发现后,立即给我讲起了安全知识,什么电池会发热,电池甚至可能会爆炸,将信将疑的我,吓得赶紧关掉了视频。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,父亲讲的还真是这么回事,给手机一边充电,一边看视频,手

机电池真的发生过爆炸伤人的案例。

相对于我来说,我哥哥的安全意识还没有我高。以前,他在街上骑电动车,总是喜欢闯红灯。我坐在他车后,总是提心吊胆。我把哥哥骑车喜欢闯红灯的事告诉父亲后,父亲专门从网上下载了多起电动车闯红灯发生的事故,放给哥哥看。每看完一个触目惊心的事故,父亲总会问哥哥有什么感想,问他红灯到底能不能闯?看完整个视频,哥哥再也不敢说话了,从那以后,他不仅不敢再闯红灯,如果看到别人闯红灯,还会像父亲那样变得爱管闲事,总喜欢对闯红灯的人唠叨几句。

父亲不仅对自家人的安全管得严,对外面的事,也管得宽。只要他看见安全隐患,心直口快的他,哪怕是邻居,也会不顾情面地指出来。有一次,父亲进城来我家,吃过午饭后准备回家,他下楼时发现,我家对门有个年轻人,竟然准备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,父亲当即把他堵在了电梯口,给他讲起了危害。正在电梯门口说着,对门的大妈回来了,知道是父亲规劝他儿子不要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,大妈也赶紧劝她儿子说:“电动车充电发生火灾的事故,我在网上也看到了,这几年确实发生不少,这位大爷说的对,电动车真的不能推回家充电了。”

在父亲的劝导下,最后这个年轻人没有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。那天,父亲像是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,哼着小调回家去了。

生活中,父亲像是一个“安全员”,他管管我们家里的事也就罢了。可在在我看来,像对门邻居的事,他就属于多管闲事。我生怕他这样做,对门邻居因此和我家变得生分起来,如果那样,那以后邻居还怎么相处?可事实恰恰相反,因为父亲的多管闲事,对门的大妈既认得了父亲,大妈对我也变得比以前更亲密了。大妈每次见了,都说我父亲是一个好人,一个细心的人,和我做邻居,两家能够相互提醒,注意安全,真是十分难得。

